

## 序：我所认识的“草药王”

蒋子龙

由于人类对大自然的崇拜和恐惧，创造了许多美丽的神话。

由于人类对自己身体的崇拜和恐惧，最喜欢神化医生的职业。

从古到今，每个时代都流传着一些神医的故事。但，于今为烈。各式各样的神神道道的人充斥社会，预测疾病，意到病除，无所不能，玄之又玄。我也曾接触过一些这样的人物，在没有见到他们之前，只听传说，大体是相信的，对他们充满好奇和敬意。一旦面对面地跟他们交谈，看他们治病，听他们的“带功报告”，立刻充满了失望和疑虑，神秘性顿失。凡这类活动我都不能坚持到底。

回想这许多年来，亲眼见过的奇迹只有一回——源年前，有个朋友的姐姐患红斑狼疮陷于最后阶段的昏迷，形容枯槁，精气神已散，被天津市最具权威性的一家大医院判了死刑，劝家属把病人抬回去安排后事。

这时候，一个意外的机缘我认识了杭州的中医大夫来春荣，得知他又以诊治红斑狼疮擅长，便把他请到天津给朋友的姐姐试试，反正是死马当活马医。他见过病人之后说：“先吃猿副药

让她醒过来，苑副药之后能吃东西，春节前让她下地过年。”

当时距春节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

来春荣有点漫不经心，却又说的斩钉截铁。让我这个引荐人在旁边脸红心跳，无地自容。根据我的经验，敢说这种大话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神医，一种是骗子。而来春荣怎么看都不像是神医，刚源岁上下，既非医学院毕业，也没有祖传秘籍，据传闻他不过是有奇遇，遇奇人，获奇方……

根据我的观察，中国的医生一般说来都有两个特点：

一，不爱多说话，板着面孔，对不认识的病人问十句也未必肯回答一句。

二，开处方如同鬼画符，希望能让病人“鬼打墙”或“鬼迷心窍”，只有收费和发药的“小鬼”才看得懂他们写的东西。

倘你碰上一个不是神医却会神聊的家伙，从古到今，从神到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你就要小心了。这很有可能是巫医、术士，或顶多是个三流医生。

病人对医生的话最为敏感，听得最认真，分析得最透彻，联想最丰富。有一句话说的跟实际情况不符，就会引起病人的猜忌，或者造成心理负担，或者对医生失去信任。

所以聪明的医生不多说话，以沉默藏拙，掩饰自己的不懂和没有把握。非讲不可的时候也只讲自己精通的和有把握的知识，或者贩卖医学常识。不涉及具体细节，不打赌，不猜测。

来春荣正好相反，几乎是口无遮拦，有问必答，答则语气坚定，绝不模棱两可，吞吞吐吐。比如他问我：“人都是怎么死的？”

我说：“你是医生，这个问题理应由你来回答。”

他似乎就等着我这样来反问他，其实他在问我之前早就有答案了：“世界上的人死于三种原因。一，被医生吓死的，有些病

藏于人体原无大碍，经医生一吓唬，病人经常想哪个部位哪个部位肯定是要出问题了。二，吃错药吃死的，药之所以能治病是因为有毒，误服、错服自不必说，即便开始是对症的药，每个人情况不同，身体的状况千差万别，病情千变万化，而现在的药变成了机器的标准件，千人用一个方子，万人吃同一种药，应该随着人体、病情、时令不断变化的药反倒成了以不变应万变，焉有不中毒的道理？无非是有的急性中毒，有的慢性中毒。三，乱吃营养品吃死的……”

如果说，对他的许多观点一时还无法验证的话，那么验证他在病人家属面前吹下的大话可是太容易了。猿天、苑天，半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朋友的姐姐果真像来春荣许诺的那样，准时而有节奏地一点点康复起来。一年后重回外贸行业，现在满面红光，活得忙碌而得意。

这不能不说有点神。能如此地起死回生，大概可以算是神医了吧？

当病人称他为救命恩人，对他千恩万谢的时候，来春荣又显得有点漫不经心。我从旁观察他，他不是傲慢，不是故作矜持，而是一种不经意，不太看重这个，不想拿这件事情刻意渲染。

说明这样的事情他经得多了。或者说经他的手救活过不少人。

救人一命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这就是医生为什么容易被神化的原因。

疾病的方式无穷无尽，且富于扩张性，仿佛使整个世界都在逐渐萎缩。正是疾病的强烈，突出了医生的价值。强大有效的治疗，使真正优秀的医生有了高人一等的乐观和自信。

人们越是相信他是神医，心就越容易变成一扇空门，打开来迎接他，他医治起来会更容易些，真的就有可能成为神。神是人

造的，人们愿意信奉什么，就会造一个什么样的神。

由于我对来春荣这个人发生了兴趣，这些年来就一直关注着他的行踪。他以杭州作为大本营，在北京、天津、沈阳、广州、上海等许多城市设立医疗点，或跟当地的医院合作，用大卡车载着草药向全国发送。眼下城市里的许多国家医院萧条，他一去病人就排长队，既救了病人，又救活了医院。他把每个月的时间分成几段，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

我相信，中国有绝招儿、能治绝症的好医生有的是。但像来春荣这样确有绝招儿，又善于经营自己绝招儿的医生就不多了。所以他发了大财。他有了钱，就更有条件舍医舍药，做种种好事，医术就被传得更神，连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头头，都慕名请他给看病。

看看，一个神医就这样诞生了。你认为他不是神，有人相信他是神，他对你不灵，对别的人也许就灵。一方神灵保佑一方百姓，一方百姓守着一方水土，所以天下的神灵很多。

据说，联合国卫生组织发布过求医的“皇榜”，谁若能征服红斑狼疮、癌症和艾滋病中的任何一种绝症，就为谁在联合国卫生组织的大楼前竖一座铜像。来春荣曾向我表示过他志在必得。当时我认为这不过是“草泽医人”的口吐狂言，现在却愿意真诚地预祝他成功。

## 引子：天下何处不寻君？

一架从香港飞往杭州的国际航班，穿云破雾，从九万里晴空扶摇直下，朝着杭州笕桥国际机场的主跑道俯冲而来。大地隐现，地面在渐次放大。若垂天之云的机翼下，江阔云低，断雁西风之中，江南的山水，西湖的美景，游弋在钱塘江面上的客船，时而清晰时而朦胧地凸现在人们俯瞰的视野里。

香港某集团公司总裁邓先生从头等舱柔软的高靠椅上直起身来，斜着身子凝视坐在一旁的太太和纤弱染病的千金，不由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风尘仆仆，千里寻君，他们终于飞抵苦苦寻觅多年的终极之地——杭州。

邓先生一家并没有下榻于杭州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也没有马上到西子湖畔亲近一下曾经在梦里画里拥有过的人间天堂，一出机场，邓先生轻轻一挥手，叫过来一辆高级出租车，向司机展示了一张小纸条，上边写着：“杭州萧山市浦沿镇来春荣大夫”。

出租车司机似乎已经不止一次经历这种事情了。他拉上邓先生一家，从笕桥国际机场驱车城里，过断桥，绕西子湖边环湖而行，出虎跑，沿猿猴年代茅以升教授修建的钱塘江大桥，风驰电掣般地往萧山市浦沿镇疾驶而去。

人们不禁会问，一位大名鼎鼎的香港大公司的老板，不辞辛

劳，举家来到江南水乡寻访一位普通的草药郎中，是省亲？是谢恩？是洽谈合作项目？抑或……

其实，一旦抖落开这桩事情的始末原委，还有几分传奇色彩。

几年前，邓先生的小千金刚刚步入豆蔻年华，突然低烧不止，几乎用尽了世界上最好的退烧药和抗生素，仍然毫无效果，辗转港岛和内地求医，病因始终查不出来。最后被英国一家大医院确诊为胶原性疾病。大剂量的激素一冲，持续数月的低烧终于复归正常。然而，医生的诊断确有几分残酷：系统性红斑狼疮。这等于给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判了死刑——迄今为止，人类对这种被称为“第三癌症”的世纪绝症，仍无良策，其死亡概率之高，仅排在癌症和心脑血管病之后。即使在治疗红斑狼疮技术已步入国际先进行列的世界一些著名医院，其治疗手段仍旧是以激素为主打项目。毋庸讳言，这是人类医学界尚未跨越的一道高高的医学门槛。

然而，香港作为亚洲经济和信息之都，在人类蔚蓝色的地球村里的辐射范围之广，是世上许多大都市所无法媲美的。何况邓家拥有万贯家产，并不乏为女儿选择一流医疗条件的经济后盾。于是，他们携女儿频频飞赴英伦三岛、莱茵河畔、凯旋门下，找世界上最好的医生为她治疗。可是，治疗的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女儿的病情除基本控制之外，许多生理化验指数都在正常的临界点之下，随时潜伏着恶“狼”跃出羁拘之地，再次肆虐的危险。因此，他们不得不将最后一缕希望的目光由海外投向中国的山坳，到内地寻找身怀绝学的名医。辗转于京、沪、穗三地，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后来，他们渐渐发现，中国医家的治疗效果与国外的名医相比，也不过是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罢了。

“我家小女真的劫数已尽，再无药可救了？”邓老板多少有

些绝望地询问广州某大医院的一位专家。

“红斑狼疮是一道世界医学难题。西医已使尽浑身解数，只能如此啦……”专家怅然喟叹之余又说：“不过，我建议你看看中医。”说着，专家随手拈来一张纸，匆匆地写下了来春荣的名址，喃喃说道：“在病号圈子里，深传此君治疗效果不错。我与此人未曾见过。据说是一位民间草药医生，你不妨试试……”

于是，便有了邓先生一家的杭州之行。

与著名的六和塔隔江相望的浦沿镇来春荣疑难杂症民间秘方研究所，使住惯了国际大都市的邓先生不免有些失望，这里没有窗明几净的水榭楼阁，更没有白衣天使穿梭忙碌的医院氛围，一张坐堂桌前，围满了南腔北调的匆匆过客，举目望去，通往这幢江南小阁楼的路上，看病的人却络绎不绝。

不过，接下来的情景却让邓先生心绪顿时亢奋起来。

长长的挂号等待，终于轮到自己的女儿了。身材魁梧却又有其貌不扬的来春荣大夫，从病号的重围中抬起头来，那双被脸上笑浪淹没得只剩一条缝的小眼睛，斜睨了邓家小千金一眼，没有询问病史，也没有看诊断单据，便开始诊脉。过了一会儿，他非常自信地款款说道：“你家千金患的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尿中有猿个左右的加号，不过没关系，吃我的草药，我保准服一个月后就开始往下减……”

说得好准。邓先生先是一愣，继而肃然而生敬意。

他们在杭州住了下来。

一个月时光匆匆走过。他们到当地的一家大医院去化验尿常规，果然如来氏所承诺的那样，女儿尿中的蛋白加号开始下降了。

邓先生手持化验单，连称：“神奇，神奇，果然名不虚传。”

在那段求医的日子里，邓先生发现，在神州大地，千里迢迢寻找来春荣的，自己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财政局的王亚丽女士，在丈夫的搀扶下，步履沉重地走出西安市最著名的医院，回望初春的斜阳将自己的身影长长地显影在刚从冬眠中苏醒的冻土上，一泓酸楚的泪水从她的眼帘簌簌地流淌下来……

泪眼迷蒙之中，她觉得眼前一片恍惚。春天的太阳在殷红光晕的环抱下，似乎在一点点浸润喋血，她的心也在滴血。

喋血悲歌大抵从欢乐而始。

公元1995年元旦的钟声刚刚敲过，沐浴在新年肇始祥云之中的王亚丽一家，正在默默地祝祷来年清静平安，好运降临，她们那个宁静温馨的三口之家的屋脊上，突然飘来了一簇黑色的阴霾。

素来身体强健的她，一夜之间遽然低烧不止。先住进留坝县医院，然后再急送市人民医院，可是十多天过去了，仍然低烧不退，甚至每天一百余元一针的进口药“菌必治”注射下去，也丝毫不起作用。西医大夫也颇感惊诧，在查不出病因的徒劳无功之中，建议她出院回家吃吃中药。老中医依然用泻火退热来治，又是十多天拖延过去了，连住院费一起，花了近万元，却讨不来一个公允肯定的说法。

“上省城去，我就不信查不出病因来！”丈夫在焦虑之中把手从空中劈了下去，果断地带着她乘车出褒斜栈道，过大散关，直奔省城西安。通过一位亲戚的帮忙，住进了西北地区最著名的医院——一家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也许因为当时她体内的狼疮细胞并不活跃，尽管医生早就怀疑她患的是红斑狼疮，但住院两周仍查不出一个子丑寅卯，即使

进行皮肤切片取样也未捕捉到。直到第 7 周才查出病因，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一旦病因明了，医生治疗起来自然有一套轻车熟路的方案。采取目前世界上最流行的“冲击”疗法，大量挂掺有强的松的点滴，每天服 5 片激素，果然不出一周，低烧退下来了。

住院到第四十多天时，王亚丽从内心非常感谢部队的医生将她的病情控制住了，可她却吓得不敢照镜子。年初那张清秀俏丽的脸庞已经不在，一张典型的激素脸突兀地展示在病房走廊里，令从老家风尘仆仆赶来看她的亲朋好友面面相觑。而且，冲击疗法使她的身体虚弱，走起路来，双腿就像注了铅块，蹒跚而行。

主治大夫告诉她，可以出院了，再治下去也是这个样子。

她怀着几分凄然离开了西京，并给远在新疆石河子农场教高中的父母写信，告诉他们自己得了红斑狼疮这一世纪绝症，治愈的希望不大，不知哪一天死神就会游荡到他们家的屋顶上，将她带走……

关山远隔难断骨肉亲情。

读着女儿几近绝望的家书，蛰居西域一隅的高堂白发惊愕失色，长夜难眠。他们在绝域边地开始艰辛地为女儿寻医访药。

当惶遽的心潮渐渐平静下来，王亚丽父亲的同事提醒他，你真是老眼昏花，忘性太大了。缘年前，我们学校有一个高二女生，不也是患了红斑狼疮，花了不少钱，后来她的父亲从《法制日报》的连载上，得知北京京都医院有一个叫来春荣的草药大夫，捉“狼”有绝学，便携带女儿千里迢迢进京找他，在那里住了 3 个多月。回来后，又继续服了半年的草药，不仅病情完全好了，而且还考上了成都的一所大学，现在已经毕业工作了。

“对啦！我咋把这事忘了哩！”他埋怨地拍了拍自己脑袋，当天就给老家陕西发去了特快专递。除给女儿一种慈父慈母般的

慰藉外，还在“北京安德里大街京都医院来春荣”几个字下方，重重地划下了一道红线，祈盼着能驱散女儿命运天空里的符咒，将一条生命童话的热线连接起来……

接到父亲来信的当天晚上，王亚丽便在丈夫的陪同下，连夜赶赴北京。

缘月 15 日上午下车后，夫妇俩一口饭没顾上吃，就急不可耐地直奔京都医院。然而一踏进医院的大门，却让他们大为失望了，来春荣疑难杂症专科门诊已于去年年初搬走了。至于栖身何处，落脚何方，不得而知。王亚丽一连问了几个医生，人家都一脸茫然地摇头，她那绝望的泪水哗地流了出来。千里寻医，竟杳如黄鹤，令一对从秦岭山麓里走出来的夫妇怎一个愁字了得。

一位年近半百的男大夫似乎很怜悯这对夫妇的际遇，他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站了起来，安慰道：“别哭，别哭，据说，来春荣仍然在京城坐诊。我带你们去见一个患者，她或许知道来大夫现在的地址和电话……”

那位热心的大夫带着王亚丽夫妇来到京都医院的治疗室，将他们介绍给一位曾经找来春荣看过病的女患者。那位女士说，我现在与他联系已不多了，不过，我们老病号圈子里，仍有不少人在他那里看病，知道他在哪一个医院。我帮你们打听一下。

人家给他们夫妇留下传呼，答应晚上一定给他们一个结果。

王亚丽夫妇在京都医院旁边的小客栈里住了下来。哪里也不敢去，一心等着那个给她带来希望的热线电话。

晚上 10 点，女病号的传呼终于回应了。来春荣就在北京，他的热线咨询电话是：13601012345

也许是命运之神的冥冥安排吧，千里寻君终有相识之缘。等王亚丽接通来春荣的电话时，才知道明天恰好是他在京城坐诊的最后一天，下午便要飞离北京。

王亚丽夫妇绷紧了数日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

翌日清晨 缘点，一抹朝晖从东方地平线冉冉升起，渐渐浸红天幕。王亚丽夫妇披着新的一天的太阳，匆匆向来春荣坐诊的医院走去。

希望的霞光笼罩在他们命运的头顶上。

泱泱中华，东西南北，寻找萧山来春荣的岂止一人！

浩浩苍生，将亲朋好友的生命托付草药大王的何其之多！

杭州市江干区农机公司的孔建华女士去年 缘月患了心包积液，到浙江著名的邵逸夫医院住院治疗两个多月，心包积水一度达 愿愿毫升，抽积水后于 愿月初出院，然而不到 愿天，病情再度恶性发作，再次住进邵逸夫医院，经过活检被确诊为狼疮肾。远在泰国曼谷定居的姐姐发现弟弟一家已经半年没有来信了，甚为惊讶，以为家里出了什么大事，便写信来询问，方知弟媳患了不治之症红斑狼疮。她那惶惶不可终日的心终于平静了下来，旋即发快件告诉弟弟一个惊人的消息：就在杭州萧山浦沿镇有个叫来春荣的草药郎中，擅长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尤其对红斑狼疮有很深的造诣，在泰国华人社会颇有名气，连泰国王室都知道他的大名。叮咛弟弟一家赶快去找这个医生。

咫尺天涯。天涯咫尺。一个医疗信息居然在国外兜了一个大圈，又返回到西子湖边钱塘江畔……

谁说天涯无相知，天下何处不寻君？！

笔者与来春荣的相识，也缘于寻找。笔者曾经有一位生死相知的朋友，不幸罹病，被确诊为红斑狼疮，~~缘~~缘年初春时节，突然从遥远的边地打来电话，说杭州萧山的来春荣就在北京开专科门诊，让帮助寻找。来春荣何许人也？电话那边曰：在红斑狼疮群族，大名鼎鼎的捉“狼”神手。遂开始了众里寻他千百度

的追寻。踏破铁鞋无觅处，最后发现来氏却蛰伏安定门外京都医院简陋的房舍里。相识之初，笔者抛下豪言，倘能治好朋友之病，便为他写文作传。

遗憾的是上苍不公，天不假以时日。她断断续续服了猿个月草药后，却因忌口截断营养悖于西医理念，而中断了治疗，改投别的医生，两年之后溘然辞世。悲恸之余，为了与她一样红颜薄命天涯沦落人，从此再未放松对来氏的追踪和采访，祈愿通过全过程全方位的俯瞰和解剖，最终佐证来春荣是良医还是庸医；是江湖骗子，还是一代江南草药王？

于是，便有了长达猿年的追访，有了 猿园多例患者的个案，有了 猿园多个小时的录音带，当然也就有了这本书。

## 第一章摇钱塘少年梦

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

——《黄帝内经·素问·天元纪大论》

### 钟灵毓秀之域

世纪之末的黄昏正在一天天向我们逼近。

沉浸在血色苍凉的历史暮霭里，不知浮躁的国人是否拷问过自己的灵魂：我们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

千古如斯，无数的传说一直就没有确切的回答，众多的名家典籍也奢望破译这一密码：人类神奇智慧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人的主体与大自然客体之间究竟有没有一根沾着血水的脐带？

然而，一天天走向成熟和文明的人类，终于痛苦地发现和承认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坚硬现实：人类最不了解的恰恰是自己。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自己的身份证。

《周易》云：“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圣经》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大地却永远长存。”

六祖慧能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芸芸众生说：“一方水土一方人。”

当人生的苦旅一步步接近最后一座客栈时，他青春的热血已随着灿烂黄昏的来临而冷漠、凝固，乃至消失。蓦然回首，无论是显赫天下的哲人耆宿抑或碌碌一生的黎民苍生，都将自己眷恋的回眸投向了那一片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

但是，犹如一条发轫于世界屋脊的大河，从它出走之日，便意味着永远踏上了一条不归之途。同样，一个天涯游子似乎也永无精神的家园可回了。可是，故乡的影子却覆盖了他辽远的生命之旅，冥冥之中影响左右着他的生活和思考。

当本书的第一个聚焦在来春荣的身上定格之后，我们不妨将阅读的兴奋点暂时冷却一下，回望一下曾经给予他慷慨惠赐的钟灵毓秀之地。

来春荣的家乡坐落在钱塘江之滨的杭州滨江区浦沿镇，与月轮山上的六和塔隔江相望，乃杭州通往诸暨方向的西南大门。横亘于浙江境内的第一条大江便从他们家门前流淌而过，这条发轫于安徽省皖南地区休宁县六股尖的大河，全程 近 缘 公里，由上游的新安江、富春江汇合而成。从太空中鸟瞰，其走向呈“之”字折叠形，故称“之江”，浙江省的省名便由此而来。烟波浩淼的江水流经杭州湾时，江阔身狭，呈喇叭状，每年中秋月圆涨潮之时，倒灌的海潮在江波浩瀚的江面上形成了气势磅礴的钱塘江大潮，伫立在高高的江堤上举目远眺，陡涨的江潮时而像一支从古战场奔涌而来的滚滚铁骑，挟长风，踏烈日，浩浩荡荡，席卷九州，气吞山河；时而像湛蓝的秋空里西风遽然长啸，乱云飞渡，山雨欲来，云低江阔的筏子舟上，倏地一记惊雷撕裂云罅，雷鸣电闪，惊天动地；时而如严冬时节的珠峰雪崩，惊涛腾空，雨雾飞扬，张着巨型的饕餮之口，将滩涂上观潮未及逃走之人轻

轻地一掠而去。其澎湃之状，其雄浑之美，堪与世界上最著名的巴西亚马逊河的海潮媲美。

而獠年代由中国著名的桥梁大师茅以升教授设计督造的钱塘江大桥，却似一道江上飞虹，飞架南北，将来春荣的故乡与美丽的西湖景色浑然天成地融为一体。因此，从来春荣降生到这一方水土那天起，便沾染了人间天堂的烟云雨露，灵光仙气。

其实，仰望历史的星空，受一湾西子湖水浸润泽惠的又岂止一个小小的乡间草药郎中。

遥想千年，疏浚河道，治理水患的大禹便在这片蛮荒之地留下辉煌的业绩，有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的一代秦王也留下了东巡的足迹；当奴三载逃出吴国的越王勾践，就将这块热土当作自己卧薪尝胆雪耻报仇的最初领地，终以“吴王金戈越王剑”名垂青史，而用孱弱女子的绰约天姿倾国之色换来一壁江山的浣纱女西施，却在吴国破城之际，跟随恩师范蠡，亦情人亦师长，以一叶乌篷船荡舟富春江上，洗却千古亡国之恨，然后悄悄地隐居在这片青山秀水之中，寻找自己人生和灵魂的最后归宿；而环湖四周，中国的佛、道、释三家似乎都在对峙中和平相处，分享这里的一城喧腾或一角秀色。且不说俯瞰众生，超渡红尘的天下第一古刹灵隐寺那响彻九州的晨钟暮鼓；就连飘逸洒脱到家的道骨仙风也占据了整整一座葛岭，第一个迎接钱塘江和西子湖的日出日落。以忠君报国流芳百世的岳穆王，也在这里找到一席之地，让世世代代游览西子湖的天下苍生在踏浪而行一览波光潋滟之后，再多几分生命的沉重，多几分沧海桑田的悲怆。至于中国的文人仿佛都祈盼将自己的文化人格滞留在这一片湖光山色之中，在中国文坛、画坛上辉煌了一个又一个世纪的谢灵运、吴道子、李白、孟浩然、白居易、苏东坡、林逋、徐渭、石涛、八大山人等都在这里留下了壮游的足迹和千古绝唱。一道白

堤和苏堤今天看来似乎并不雄伟壮观，却在中国历史的莽原上，留下两道让一代又一代中国文人引以自豪的生命轨迹。断桥残雪，雷峰夕阳，作为饮誉千古的历史童话的载体，毫不吝啬地为采药行医的白娘子和许仙奉献了一湖碧水。断桥和废墟之美，梵香盘钟与道骨仙风对峙，雄睨天下的国学大师与云波诡谲的神话传说同在，轻灵似纤纤少女的西子湖与粗犷如蛮野壮汉的钱塘江相依，构成了这片钟灵毓秀之地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

虽说五千年的钱塘江仍然是芦荻悠悠，涛声依旧，但是五千年的岁月烟云、历史雨露却沐浴着这里的一方厚土，滋润着在一片酷烈的“西风”中的枯萎断绝的中华民族的史魂、诗魂和精神之魂，李叔同、鲁迅、郁达夫、徐志摩、金庸就是从富春江、钱塘江流域走了出来，在中国贫瘠的山冈上留下了一片文化的森林……

在这块山水如画灵性游荡的土地上，出现像来春荣这样的乡间奇人绝不是一种偶然。

## 神秘的讖言

也许，上苍对红尘中每个生命的赐予并不是完全公平的。在天象学的轮盘上，我们每个人出生的那一刻代表着什么？由于星宿的方位和天干地支的遥相呼应，冥冥之中究竟隐含哪些无法破译的密码？岁月的烟雨尘埃全息缩影在人类生命底版上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成像？为何一个个可疑的瞬间总是被个别悟性和天赋极高的神童所独有？迄今仍旧是一个难解之谜。

公元1954年农历二月十七日，孟春肇始，桃讯吐艳。来春荣出生在钱塘江边上一个家道中落的渔民家庭。母亲十月怀胎，按预产期应该是头年的十一月份，可是来春荣却迟迟不肯走出母

亲那原始温馨的天宫。家人以为是怪胎，早死于母腹。可是，接生的张老婆子通晓易经八卦，尤其精于指纹学。这位年逾八旬的乡下怪人，只要看一看孕妇的指纹和腹部的妊娠纹，就能知道生男生女。当来家正为已延期猿个月不出母腹的胎儿忐忑不安时，张老婆子抬起孕妇的右手掌一看，喜色溢表地说：“恭喜！恭喜！来家这回要生贵子哩……”

来氏家族怀着且喜且忧半疑半信的心境等待着那个最后时刻的降临。

家里早把各种接生所需的用具准备齐全，锅里的开水烧了一次又一次，可是这个孩子在出生前注定要与所有的亲人开一次玩笑，姗姗来迟，不愿踏入人世间生与死的门槛。接生的张老婆子从白天就恭候在产床前，忙得手慌脚乱。产妇一阵阵宫缩，一阵阵呼天叫地般疼痛，又一次次趋于平静。到了夜里，张老婆子疲惫地坐在产床前的木椅上打起了瞌睡。

夜色阑珊，街市上死一般的岑寂。连好管闲事的家狗都已经沉沉地睡过去了，只有不远处的钱塘江涛声拍打着两岸的干堤围垵，催促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似乎生与死总是在黑色的甬道里完成最后的交接。

蓦地，不知哪里传来一阵婴儿尖啸的哭泣，将张老婆子从睡梦中惊醒。她的手下意识地伸进了包袱里抓住冰凉的产钳。可睁开眼睛一看，一切依旧。怀胎猿个月的产妇依然安详地睡着。

“你们家的油灯咋这么刺眼。”张老婆子突然捂住双眼询问道。

“没有呀，我咋感觉不出来。”守候在一旁的奶奶喃喃说道。

张老婆子捂住双眼的手指露出一条缝，摇摇头，肯定地说：“不对！不对！你老眼昏花，没看得出来……”

奶奶看见昏暗的油灯忽然“滋”地一亮，连忙说：“是有些